

东巴文字汲取汉字魏碑书法趣味的思考*

段剑源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艺术系, 云南 丽江 674100)

【摘要】书法在中国一般特指为汉字的书写艺术,然而东巴文字书法和汉字却有着一定的联系:这种文字比甲骨文更古老,还可能是同源,在早期都用于宗教活动。但当今的东巴文字书法创作却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且处于起步阶段,汉字书法中魏碑艺术自然、稚拙、生动的特点和其产生于民间,通过字体结构的生拙趣味、刀刻石痕和风化剥蚀的沧桑漫漶感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趣味,东巴文字的特点与此相合,可从魏碑中学习这种趣味并用于书法创作中。

【关键词】东巴文字;汉字;书法;魏碑

【中图分类号】H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10-05

一、汉字和东巴文字书法

(一)书法的概念

“书法”一词,现代汉语解释为“文字书写的艺术,特指用毛笔写汉字的艺术”,概念较为宽泛,但更倾向于汉字的毛笔书写。世界上很多民族的文字都有书写艺术的概念,影响较大的除了汉字,还有阿拉伯文字,但这种艺术主要是装饰性的美化书体,以至于英文单词书法“calligraphy”无法准确表述汉字书法的概念,汉字书法悠久的历史背景、精细的笔法系统、抒情的观念表达都是其他文字书法所不具有的,毛笔柔软的笔头“万毫齐力”能产生万般变化的线条、自然蘸墨所能表现的丰富墨色变化,表现力远远超过了书写线质单一的钢笔。正如邱振中先生所说,“只有中国书法,最后成就了一种构成精微,与内心生活、外部生活同时紧密联系的艺术”。

(二)表现媒介

东巴文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以图像的方法写成,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以简练的笔画来表示事物的形象和含义,这种造字方式和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来造字的方法有相似之处。甲骨文镌刻于甲骨上,东巴文字纳西族称为“思究鲁究”,意为“见石画石、见木画木”,这种出现较晚的文字书写材料为竹笔书写在常见的木头和石头上,这种竹笔类似于钢笔,书写的线条较单一,缺少变化。由于材料介质保存的问题,东巴文字画石画木的形态已无法见到,却保留了大量写在东巴纸上的东巴经文字。东巴经是东巴祭司进行东巴教仪式时书写的文字,东巴纸和书写用的笔、墨也由东巴制成。

(三)发展形态

汉字书法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日常实用书体,由使用的人参加了汉字的构建,使其逐步演化,出现了楷、行、草、隶、篆五体书法;而东巴文字却只在东巴祭司书写经文时使用,保留了其最初的形态,这种形态比甲骨文更古老,和在山东出土的比甲骨文古老的象形文字(距今约4500年)形态接近,原始却生动、质朴。两种文字早期的使用也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即均在宗教祭祀中使用,镌刻甲骨的“贞人”掌用龟占卜,和东巴祭司相似;其次是在书写过程中有意识的美化,在使用甲骨文的时代,和东巴文字一样,并没有“书法”的概念,但在现今发现的甲骨片上,有练刻的痕迹,一些镌刻的文字上,还看到朱红色矿物颜料的残留,可以看出由于甲骨文镌刻较书写有一定的难度,贞人需经过一定的练习,才能将文字刻的美观些,同时,在镌刻过的文字上涂上朱红色,能形成一种美观悦目的装饰感。东巴要熟练的书写完东巴经,也需经过练习,书写水平较高的东巴,书写的东巴经线条流畅、文字生动,具有美感,书写后为了装饰,常常在文字上涂饰各种颜色装饰,作为文字的同时也是一种装饰图案。

(四)早期书写与宗教的联系

东巴文字和汉字甲骨文开始时都用于宗教活动,汉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平民化”,在日常书写实用中开始普及起来,而东巴文字却一直应用于宗教活动中,同时也使这种文字最原始的形态得以完整保留。在宗教活动中书写的文字,出于对鬼神的敬畏,书写往往非常认真。

在汉字书法艺术中,甲骨文以后曾出现大量的宗教写经和相关的刻写文字:一种是魏晋写经体,这种书体为当时的僧侣或专门从事“拥书”职业的

收稿日期:2014-02-25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2Y429)。

作者简介:段剑源(1981-),男,白族,云南剑川人,讲师,研究方向:民族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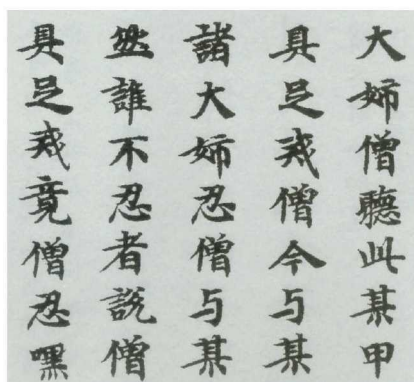


图1 北魏写经

“经生”以小楷写就,风格面目多样,工拙有异,在敦煌藏经洞中有大量遗存。这些“经生”并未在经卷上留下姓名,只是在古籍中记载着一些人的名字,如《魏书》中记载经生刘芳“昼则拥书,以自资给”,蒋少游“留寄平城,以拥书为业”,崔光“拥书以养父母”,崔亮“家贫,拥书为业”。可见北魏时期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被鲜卑统治者任用为“拥书”职业,在当时佛教盛行的情况下,很多人以抄写佛经为生。抄经者以虔诚的态度用小楷字认真抄写经文,在讲求效率以鬻口舌之资的情况下,当然速度为先,同时作为宗教写经得以正楷写就,不得潦草。在快速书写的情况下,写经书体形成了一些特点,如起笔尖利迅速入笔,收笔重顿,当然由于写手太多,风格也多种多样,在这种写经中,书写者缺乏传统书法的笔法训练,却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笔法”,保证清晰、工整的同时追求美观,使这种“写经体”呈现出艺术效果良莠不齐,却多样,富有趣味的特点;另一种是历代书法家书写的经文相关作品,如王羲之《黄庭经》、钟绍京《灵飞经》(传)、欧阳询、赵孟頫、文徵明等都书写过佛教经典《心经》等等,这些写经作品多以小楷完成,书写者具有很好的书法修养,使这些作品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第三种是造像题记,佛教信徒为纪念亡故的人,或为自己和亲友祈福,便捐资雕凿佛像,并在佛像周围简单的镌刻上佛号、发愿文或捐资人姓名,称为造像记,著名的有《龙门二十品》,这种造像记多为工匠雕凿完佛像后顺便完成,出资捐助者和雕凿者均只会关注佛像的精美程度,造像记不过是留名使用,因此雕刻粗糙,笔画常常呈现方形、三角形的形



图2 东巴经中的图画

状、转角处以斜切完成,是将刻刀斜切单刀雕刻的原因,再加上刻工多不识字,点画常常错讹谬误,然其方笔直折的外形也形成了雄厚朴茂的审美特色,成为雄强拙朴书风的代表。

在上述这三种情况中,除了古代的书家多为高官显宦,有条件见到前人优秀的书法作品并学习临摹,职业的“经生”和雕刻工匠明显不可能继承前代优秀的书法传统。东巴作为宗教祭司,在用东巴文字书写经文时着眼点也只是在经文的内容上,但书写的过程却极为虔诚,一方面,传统的东巴纸昂贵不易得;另一方面,东巴祭祀仪式非常严肃,东巴绘画中即有图画说明东巴在祭司仪式中出现失误而死后在地狱备受折磨的情景。

二、东巴文字书法的特点

(一)东巴文字的书写

东巴文字兼具表音和表意的双重功能,有单体符号和合体符号,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合体、转意等字符,部分字甚至通过外形就能猜到含义,如表示动物的字往往就是一个动物的头像,在一棵树或一两个人周围加一些黑点表示森林或一群人等等,一个字或一组字往往能识读成一句话,简洁生动,以强烈的语段文字体现出表意性。

东巴经书写于东巴祭司亲手制作的东巴纸上,东巴纸厚实似卡纸,表面粗糙,有一定的吸水性,这种纸的原材料中有丽江蕨花的成分,含微毒,能防虫蛀。东巴将其裁成长条形,一般较窄,横长约28厘米

左右,宽约8厘米,左侧以棉线装订,从左到右书写和翻阅。占卜书则装订上侧,从下往上翻阅书写。书写的工具有竹笔:将一根手指粗的竹子一端削尖,尖处切一条缝,便于吸墨和墨液的流出,颇似现在的钢笔。书写用墨以锅底灰、猪胆汁和松明烟料混合制成,文字彩色涂饰则使用矿石颜料研磨掺水制成。东巴文在书写的时候常常要打上三到四行的格线,在格线中写字,写完一句划一条竖线和下一个句子隔开,写完后文字就框到了一个个的方框中。

(二)东巴文字书写的特点

东巴文字的书写逐渐形成了一些特点,竹笔表



图3 东巴经

现力较弱,书写线条爽利、简劲,粗细变化少;书写过程中将文字框定到一定区域,有两种作用:规范书写和方便阅读,使书写便利,大小不一的东巴文字不至于产生凌乱的感觉;东巴书写时以虔诚的态度将文字书写得生动简洁。原始的图画型文字简朴却纯真,充满了天真、稚拙之美。

现在东巴文字的书写参照了汉字书写的形式,如材料上使用了毛笔、宣纸、墨汁,书写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对联、手卷、横幅、条幅、扇面、条屏等汉字书法作品形式应有尽有,在作品上还使用了东巴文字印章,东巴文书写的对联广泛应用在各种节庆和红白事中,有的作品书写完后参照传统东巴经的做法以现代国画或水粉颜料涂饰,色彩鲜艳夺目,类似绘画作品。

(三)东巴文字书法存在的问题

然而东巴文字书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对东巴文字的字素、字形、读音、产生已经有很多研究,然而对于书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传统书法只重视汉字的局面,也影响了对东巴文字书法艺术的研究,现在出版的多种东巴文字书法艺术的书籍还仅仅停留在书写作品、作为字谱的阶段,未从书法的角度做理论研究;其次,书写东巴文字者往往缺乏较好的汉字书写的能力或未将汉字书写的笔法、结构、章法、墨法等形式用于东巴文字的书写当中,使东巴文字书法的创作陷于简单的境地,在作品上见到的汉字释文因书写者汉字书写能力不强往往也不美观;再次,传统书写东巴文字的东巴祭司书写时虽态度虔诚、并极力将文字书写好,但自身书写能力的局限和重点未放在书写上,加上竹笔相对弱的表现力,使东巴祭司们书写的大量作品难以成为经典的范本。

三、魏碑书法

(一)魏碑的特点

魏碑是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类似的书体,以北魏为主,数量也最多,有摩崖、墓志、碑碣、造像记四种。摩崖指刻在山崖岩壁上的文字,有体势开张、风格自然多变、气势磅礴的特点,摩崖刻于山野石壁上,岩壁本身就不平整,加上历经长期风霜侵蚀,留存下来的只有浑圆的笔画和书写时的字形结构,给予人大气磅礴之感,著名的有《郑文公碑》、《石门铭》、《观海童诗》等。墓志也称为墓志铭,是埋入墓穴的一种石刻,北魏时期埋于河南洛阳邙山的居多,有“生居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风格多样,墓志因埋入地下,不受风雨侵蚀,往往字口

保存清晰,著名的有《张玄墓志》、《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鞠彦云墓志》、《石婉墓志》等等,另外还有大量北魏皇室的元氏墓志也很著名,还有些较新出土的墓志也很有特色,如《皇甫麟墓志》、《元彬墓志》、《吐谷浑墓志》等,总之,墓志是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种。因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开凿了大量的石窟,于是就出现了大量刻于佛像旁的说明文字,即为造像记,造像记雄强洞达,用笔刀砍斧劈,血肉丰美,气充力沛,著名的有《龙门二十品》。碑碣则面貌较多,北朝有《张猛龙碑》、《嵩高灵庙碑》、《瑋福寺碑》、《敬使君碑》,南朝有《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等。清代碑学盛行,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寻访碑刻、著书立说,特别是康有为对魏碑进行了大肆美化,他说:

“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异常。”

康氏的理论中不乏对魏碑的溢美过誉之词,但当时由于清代“文字狱”的大兴、碑碣石刻的大量发现出土,数千年科举制度达到顶峰后书写趋于刻板、单调的“馆阁体”大兴,历代学习法帖反复翻刻拓印造成的严重失真,无疑给魏碑书风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再加上社会变革的思想和潮流,康氏振臂一呼,自然应者云集。就如康氏自己所说:

“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可见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当时写魏碑的风气已经大盛。在今天看来,康有为的崇碑理论虽然有过激之处,当对当时来说,却是矫枉过正的一剂良药。所谓盛极必衰,当精美达到顶峰时,人们必定会反过来追求质朴,现在原始、拙朴的东巴文字大为流行也是这个原因。以魏碑书风闻名的书法家孙伯翔先生曾说:

“书法艺术和其他形态艺术一样,都遵循着古质今妍的变化规律,但他发展到极为妍美之时,其效果不免显得单一、呆板。美的表现方法的运用日趋程式化,往往会使艺术生命衰颓,审美的逆反心理使人们追求稚拙、自然、简朴之美,这大概是清代中期倡导碑学的实质原因吧。”

(二)碑学的产生

晚清以后,学碑的书法家从碑版石刻中汲取养

分,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魏碑逐渐成为一门书法中的显学“碑学”,与传统学习名家手书作品的传统书法“帖学”拉开了差距,分庭抗礼。对照“碑学”与“帖学”,显然这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碑学”以魏碑为代表,数量巨大、良莠不齐,多为刻石,多数不知书者姓名,刻的往往较为简单,有的甚至拙劣,多为单刀斜切刻划,刻和写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且刻工多数不识字,错写错刻现象时常发生,部分不经过书写即刻字完成;“帖学”以历代名家墨迹或书写后刻制拓印传播的书法作品,著名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书写者一般为知名书法家,受过专业训练,作品有良好的技法体现,有的书写后刻于石碑或木板上拓印传播,刻工也往往很精细,且刻者懂书法,能较好的表现笔法。魏碑粗率天真、帖派精致细腻,有塞北大漠和江南水乡对比之感。

四、东巴文字书法对汉字魏碑趣味的汲取

(一)相似性

作为一种象形文字,东巴文字的起源至今还有争议,中国近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徐中舒通过研究四川古巴文、东巴象形文字和汉字认为,“有共同的基础,最初还可能是同出一源的。但是它们的分枝,应当是远在殷商以前。”可见东巴文字和汉字有一定的相似性。著名研究纳西文化的学者李霖灿先生认为东巴文字产生于唐至明成化之间,方国瑜先生认为11世纪中叶有象形文字较为可信,虽然在起源时间的问题上还有很大争议,但大致可推断,纳西东巴象形文字产生于至今一千多年前。

汉字早期的产生,是新石器时期的刻画符号,早期的符号就有着和图形极为相似的地方,可以看出“书画同源”的特征,到之后商代青铜器上的图形,都以图形来表现一定的含义,可以看出早期文字极强的图画性。然而,作为汉字雏形的陶器刻画符号距今约5000-6000年,现已知的甲骨文距今约3100-3600年,这中间尚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断代,汉字和东巴文字极有可能有共同的基础,研究东巴文字对研究汉字可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

(二)取法的可能性

东巴文字的稚拙、生动、简约早已引起了世人的兴趣,然而在书法领域对其研究还远远不足。甲骨文书法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甲骨文发现较晚,甲骨文发现之后书法家就将目光投到了这种新的文字上:劲健、爽利、坚挺的线质美感,简洁的文字造型,经过涂饰朱红色的文字在玉质般的甲骨上

显得格外醒目,力求整齐均衡却又不得不在形态各异的龟甲兽骨上做出章法形态的变化,文字极力贯穿成线便于阅读但又左奔右突的跳窜,有一种刻意求工不成而自然错落变化的美感。当今甲骨文的书法创作已屡见不鲜,使用宣纸、毛笔和朱墨代替了当初的刀骨,但甲骨文简约的形体和刀刻于骨的那种劲挺、爽利的趣味却延续了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保存住甲骨文书法的那种味道。这无疑对我们是一种启示,当今书法碑派提倡的“金石味”,以柔软的毛笔表现金属铸造和石刻文字的效果,是这种特征的体现。

(三)取法的方法

魏碑的兴起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在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粗劣拙陋的字体,数千年间寂寂无闻,大多数人对它熟视无睹。当然,其强烈的艺术个性曾引起过个别人的注意,但并未成为公认的艺术品,如宋代欧阳修曾在《集古录·跋尾》中说魏碑“字画往往工妙”、“遒劲”、“有古法”;清代何焯在《崔敬邕墓志跋》中说它“入目初似丑陋,然不衫不履,意象开阔,唐人终莫能及。”认为魏碑书法的艺术性高于唐代楷书,这种观点和当代楷书创作魏碑受到热捧,很多人进行魏碑的创作是一致的,魏碑并不成熟却自由多变的艺术效果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相比之下,达到中国书法高峰的唐楷因严谨反而显得刻板。

将魏碑的趣味融入到东巴文字书法的创作中不失为一个途径,从魏碑书体的分类看,造像记方折雄厚,并不适用于东巴文字书法的创作;摩崖石刻气势宏伟、笔画圆浑,可学其体式可用于东巴文字大字书法创作中;碑碣可学习古拙多变风格的作品,如云南《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刻石及河南的《嵩高灵庙碑》,此三块碑刻隶楷夹杂、变化迭出、字形大小一任自然,极具变化之美,这种自然的变化和东巴文字容易相融;墓志风格多样、数量极多,有的书刻精细,有的刻工粗劣却极有一番别样滋味,因埋地下,不受风雨侵蚀,很少断裂残缺,字口清晰,极易初学,一般形制、字体均较小,可学习其笔画结构并用于东巴文字小字创作,也是很合适的。

对魏碑书法的学习和利用,应把握住其自然拙



图4 从陶器刻画符号(左)到青铜器图形(右2幅)

朴的效果,这种拙朴包括字体结构的生拙趣味、刀刻“二度创作”形成的“石味”和长期的自然风蚀形成的漫漶沧桑的效果,这便是与东巴文字的相通之处,孙伯翔先生就曾说过,魏碑的创作应“宁拙勿巧,若以妍美的笔致写魏碑是歧途,是弯路,是事倍

而无功的徒劳。”这一点和东巴文字书法创作是一致的,在信息化发达的今天,东巴文字夺得了大众的目光,正是因为它的原始、拙朴,符号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自然鲜活的文化,若失去了这种本真,便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杨福泉.纳西古王国的东巴教——走进图画象形文的灵境[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 [2]邱振中.书法七个问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 [3]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论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366,1313.
- [4]刘运峰编.孙伯翔谈艺录[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8.
- [5]徐中舒.论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6]于明诠.是与不是之间——书法传统的文化寻绎与当代述说[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Thinking on Learning from Calligraphy Engraved on Stele in Wei Dynasty to Develop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DUAN Jian-yuan

(Art Department, Tourism And Culture College Of Yunnan University, Lijiang, Yunnan 674100)

Abstract: Calligraphy commonly features in the writing art of Chinese characors.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found in Lijiang may share the same origin and function ,both served for religious activ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but boasted of a longer history than it, in another word, it is much older than oracle inscriptions. The creation of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is still at its beginning. However, calligraphy engraved on stele in Wei Dynasty is already a combination of its unique beauty of naturalism, originality, and liveliness , a long history, as well as a record of numerous historic stories. Thus I hold to the firm conviction that we can develop the art of writing in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through learning from calligraphy engraved on stele in Wei Dynasty.

Key words: Dongba Pictographic Words; Chinese characors;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engraved on stele in Wei Dynasty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6页)

Dynamic Auxiliary of “Jiang” in The Old Qida and The Pu Tongshi

YI Xing, HE Xue-qi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The Old Qida and The Pu Tongshi are two conversation books which were written for Koreans to learn Chinese duri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y have obvious colloqui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relatively simple and easily to understand. The vocabularies in books are usually related to the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often are us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dynamic auxiliary “Jiang” utilized in the two books from its causing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basical usages and characteristic to its death so as to mak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Jiang”.

Key words: The Old Qida; The Pu Tongshi; dynamic auxiliary; Jiang

(责任编辑:周锦鹤)